

毛共新「戰略部署」與「鬥私批修」的研析

王 蘊

一 前言

毛共所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以青年學生「紅衛兵」組織為先鋒，以軍隊為柱石，為後盾，進行「破舊立新」「造反奪權」鬥爭，現在已經一年有半了。中間所表現的牛鬼蛇神，羣魔亂舞，是一場「文鬥」「武鬥」互相纏縛的混戰。這對毛共歷次黨內鬥爭說，尖銳、激烈、曲折、複雜的廣度和深度，至少是空前的。

形勢的發展，正如星星之火，業已燎原，火種太猛，火場太多，使毛共大費手足。而所謂「造反奪權」鬥爭，形成上下交征之局。在中央，以「打倒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為目標，並攻擊與劉少奇有關係有瓜葛的人物；在地方，要實際奪取「黨、政、文、財」之權，以現任各地區、各單位幹部為對象，命令「長字號的靠邊站」。因此從中央至地方，從北平至邊遠地區，從文化機構到財貿單位，工商企業，人民公社等，無一不捲入此次鬥爭的風暴之中，演出政治的「攻防」之戰。

一年半以來，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雙管齊下，毛共所遭受的阻力與抗拒，事實是顯然存在的，不過，由於地區遼闊，單位眾多，組織複雜，表現的程度、形式的不同而已。有些地區，「文鬥」不行，只好「武鬥」，動筆動口不行，只好動刀動槍了。雖然這只能觸及皮肉，但皮肉遭殃時，流血流淚，人民也只好屈服。而靈魂深處，究竟是「擁毛」還是「反毛」，在血淚模糊下，鬥爭的狂潮中，已昏昏難于自白了。這種情況，毛共供認可能繼續到一年，或者三年，才能結束。

毛共曾經將「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羣衆運動，自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動員時期」，二是「勝利時期」，三是「收尾時期」。目前來說，毛共自我解嘲，是認為「勝利時期」。也就是各地區各單位的「造反」「奪權」與「鬥批改」的時期。從今年一月到八月，毛共宣布奪權到手的地區，已有八個省市。其餘廿一個省市，判斷仍將繼續進行，陸續宣布，雖然這些地區，政權推行

并不正常，也不鞏固，但毛共必然會執行這一措施的，因為作為一個政權，不可能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而且以毛匪個人性格及共黨黨性說，也不可能如此下場。那麼，毛共的奪權鬥爭，必須一省一市地走去，直至走完為止，正如毛匪說的：

「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

然而，今日的鬥爭，是黨內的鬥爭，并不是這樣壁壘分明，階級森嚴。在黨內無論幹部和黨員，他們懂得一些「辯證」的理論，也懂得一些鬥爭的技巧和方法，他們可以「一忽兒左，一忽兒右」，也可以「形左而實右」，更可以「打着紅旗反紅旗」，到底他們真實的政治思想情況如何？任何人也難于分辨的。造成毛共政權的大混戰，基因在此。事實上，毛澤東今日大批大門劉少奇、彭真、朱德、彭德懷等，都是當年毛澤東的老戰友，推心置腹，已非一日，今日忽然說都是反黨反毛的叛徒，需要加以整肅，「砸爛豬（朱）頭」「打倒落水狗」這樣的「敵我對待」，今後，毛澤東的話還有誰人肯信？毛澤東的黨還有可信的同志，可靠的戰友嗎？

情況無論怎樣地糟和亂，毛匪必然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不過毛匪一向師事馬列主義，陰柔狠毒，講究策略的。可進則進，可退則退，于他原定的方向，似較難于變更。

「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本身的組織，鬥爭的方向，活動的範圍，已經搞七搶三，四分五裂，如何納紅衛兵組織于毛匪自置的控制的軌道之上，是一大大課題；紅衛兵造反奪權，已把匪黨原有黨、政、文、財系統打亂了；如何從新建立一臨時的權力機構，建立新秩序，來推動工作，實施政令。此又一重大課題。毛匪面對這二大課題，所下的藥方：前者是號召「革命羣衆組織的大聯合」，後者是奪權到手後建立臨時權力機構的「革命三結合」。毛共對此寄望最殷，呼籲最切，自今年一月上海市奪權得手以後，認為要吸收這一教訓，推廣這一經驗，但十個月來，所謂「革命的大聯合」，而「內戰」「武鬥」不息；所謂「革命的三結合」，而幹部懦弱則消極杯葛，「躺下不幹」，

頑強者則起而反擊反撲；狡黠者則忽左忽右，挑動內鬥。

毛共近十個月來，在這上面，用過很多工夫，也變更過許多或緩或急的策路，但直接間接地與「大聯合」「三結合」都是有關係的。如（一）「復課鬧革命」，勸令所有大、中、小學生復課，返回學校。（二）「就地鬧革命」，「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三）「一邊戰鬥，一邊整風」；（四）「正確對待幹部」。（五）「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六）重倡「擁軍愛民」運動，以圖改善軍民關係，嚴禁「鬥爭的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七）「抓革命，促生產」企圖在「業餘鬧革命」之下，不妨害正常生產工作；（八）號召要「保護一大片，打擊一小撮」，企圖縮小打擊面，要求幹部靠攏，變少數為多數；（九）「立即停止內戰，停止武鬥」，希望以「文鬥」動口動筆，解決問題；（十）嚴禁搶奪槍械，糧倉，並收繳民間武器……這些政治口號和措施，都想在昏盲的鬥爭中，找出一點「規律」出來。

但事實證明，毛共用力大而收效小，因而毛共不得不使出混身解數，玩弄許多政治名詞，作為反覆的「政治教材」，以為這場大火的「救濟措施」。以目前來說，毛共寄望於「新的戰略部署」與「鬥私批修」之上。

二 毛林集團新的「戰略部署」的提出

據資料顯示，九月一日北平偽「革命委員會」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包括了許多「中央文革」成員在內，周匪恩來，陳匪伯達，康匪生，李匪富春，江匪青，張匪春橋，楊匪成武等均出席參加講話，一致強調要貫徹毛匪的「戰略部署」，「深深掌握鬥爭的大方向」，「集中火力，集中目標」，繼續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對中國黑魯曉夫為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革命大批判」，以「鞏固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另一方面，又重提「擁軍愛民」「抓革命，促生產」老調，號召「所有在外地串連的學生和革命羣衆，立即回到本地區，本單位去鬧革命」。並且要求「一切革命羣衆，保持高度的革命警覺性，嚴防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挑撥離間」，特別是「美、蔣特務，蘇修特務，以及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的破壞活動」。

毛共新「戰略部署」與「鬥私批修」的研析

據說，毛匪曾于八月間，親自巡視過華東，華南與華中三個地區六個省市，對軍中幹部，有所安撫籠絡以後，發出一道所謂「戰略部署」的新指示：「要鬥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這一段話，分明是政治性的，不過匪黨一向慣用「軍事術語」，應用到政治工作上來，所以也稱為「戰略部署」了。

毛匪一有新的提法，說法，作為毛匪一切宣傳機器的人物，當然「響應」如儀，因此，這一會議，確為毛匪澤東「戰略部署」下了註腳，在它的決議事項中，規定了八項「具體任務」，成為當前毛共「文化大革命」造反奪權中的「最低綱領」。

所謂八項「具體任務」：（一）「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搞透，搞徹底」（二）進一步發展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三）搞好區縣級單位的奪權鬥爭。（四）更大規模的開展擁軍愛民運動。（五）抓革命，促生產。（六）發動羣衆，制止武鬥。（七）嚴禁挑動農民進城武鬥。（八）依靠羣衆，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若仔細加以研析上項內容，實在不是「新出籠的貨色」。大都是「舊話重提」而已，當然很難適應當前毛共嚴重的新形勢。而且從文件的整體意義說，也很不合邏輯的，其中最大的矛盾，如大批判與大聯合的對立，要把大批判搞深搞透，則絕難做到心服口服的大聯合；其次是奪權鬥爭與幹部的對立，以及毛共獨裁專政與羣衆要求自由民主的對立，且這些對立，並不是純理論的爭辯，而且已經見諸事實行動了。而今日毛匪仍提出這些「老調」「舊貨」出來，實在沒有什麼新意義。

不過，周匪恩來，于十月九日，藉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訪問武漢之便，在羣衆大會上講話，對共匪當前所處的形勢，有一段比較具體的透露，對新的所謂「戰略部署」就不無意義了。他說：

「現在擺在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羣衆面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緊跟毛澤東的偉大的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的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倒批臭，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

周匪在另一場合中，認為當前的「文革」已進入「第二期」，其主要在如何搞好「大聯合」與「三結合」，如何縮小鬥爭面，使紅衛兵回到本地區

，本單位去鬥、批、改。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具體任務」第三條「搞好區縣級單位的奪權鬥爭」。如果說，「文革」的前期，奪權鬥爭的重點是在中央級和省市二級，而後的重點，當在地、專、縣以及公社的基層組織了，不錯，過去基層組織，已因紅衛兵的「串連」「跨行跨業」的鬥爭，紅衛兵下鄉下廠的行動，也掀起過基層組織的浪潮，但是很紛亂，很反覆，至今沒有規律和軌道可循。而且因省市級的奪權鬥爭，並沒有穩定，當然地，專以下的奪權成果，也難以認定與控制。所以毛共今後的奪權努力，當在基層的政治結構上。這樣才能全面，才能澈底。

三 「鬥私批修」的新意義

新的「戰略部署」已如上述，而「鬥私批修」，既由毛匪所提出，林彪立即加以申述。

本年十月一日，是偽政權成立十八週年國慶日，林彪以匪黨新貴姿態出現，主持這個羣衆大會，他特別着重地表白，他代表毛澤東，代表匪黨中央，代表僞人民政府，代表僞中央軍委，代表僞中央文革講話，好像生怕羣衆不相信他的「身份」似的，共產黨人的庸俗與功利主義，表現得十分露骨。林匪的講話，除對當前的「文革形勢」有類似周匪的說法以外，他對「鬥私批修」，有較綜合完整的解釋：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要鬥私批修。鬥私，就是用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頭腦裏的『私』字作鬥爭；批修，就是用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反對修正主義，去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這二件事情是互相連繫的。只有很好地去鬥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鬥爭進行到底。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用『鬥私批修』這四個字爲綱，加強對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的思想教育。要開辦各種學習班，中央辦，地方辦，各個革命羣衆組織也可以辦，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通過學習，幫助我們的老幹部，新幹部和革命小將，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頭腦裏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爲人民立新功」。

從這些文字語言看來，毛林集團，所謂的「鬥私批修」實際又是一次思

想上的洗腦運動，政治上的整肅運動。前者以「鬥私」爲主，去私從公，去我從黨，才能解決當前紅衛兵的「內戰」問題，才能解決紅衛兵與幹部的矛盾，以及幹部與幹部之間的對立。從而促成所謂的「革命大聯合」與「革命三結合」，匯成一個完全接受控制的力量，完成「奪權」鬥爭；後者以「批修」爲主，繼續在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與一切反毛林份子作鬥爭，以解決「敵我矛盾」。同時集中火力，攻擊所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的劉、鄧人物，整肅黨內與劉鄧派有關的人物。

「鬥私批修」另一意義，毛林集團仍以槍桿子爲後盾，但在鬥爭的方式，仍希望自武鬥回到文鬥的軌道上來。對幹部則竭力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希望迅速進入「收尾階段」，爲若干反對幹部留一轉圜之地，進入七天十天爲期的學習班，學習一番，認錯過關。

但毛林集團對於上項目的達成，必須有一番解說，才有「說服力」。現暫分下列四小節，加以評述：

(一)「鬥私批修」在理論上的解釋

匪人民日報，對於「鬥私批修」在理論上，有所闡發，它在十月六日發表「鬥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方針」社論，內云：

「『鬥私批修』，很精闢，很科學地概括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
基本內容，概括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批判資產階級』的基本內容
。……推翻剝削階級的所有制，時間不需要很長，但是要消滅剝削階
級幾千年遺留下來的舊思想體系，用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
人們的靈魂，都需要很長很長時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貫認爲，
思想是從物質來的，社會意識是從社會的存在來的，從社會的經濟基礎
，社會的佔有制度來的。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但是，思
想，反轉來，對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起巨大的能動作用，在一定條件下
，起決定作用。反映剝削階級要求的舊思想，是爲舊的經濟基礎服務的
，對社會發展起阻礙作用。反映先進階級要求的新思想，是爲新的經
濟基礎服務的，對社會發展起促進、加速的作用。先進思想一旦爲羣衆
所掌握，就會變成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的物質力量。所以我們必須大破
舊思想。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在那裏？最本質的，是舊在一個『私』字

上。就是從爲自己、爲「私」的觀念來看世界。剝削階級的利己主義，是滋長資本主義的天然土壤，是產生修正主義重大因素，是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毒菌。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舊的思想體系在工人階級內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頑固的維護者。隱藏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權內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些披着馬克斯列寧主義外衣，而實際上企圖變無產階級專政爲資產階級專政的修正主義份子。這就說明，要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必須開展政治思想大革命」。

毛匪發動「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築」範圍，依照馬克斯唯物史觀，他把政治，法律，宗教，哲學，藝術……等都列爲「上層建築」的。而經濟的生產力或物質條件，才是下層的基礎結構。上層建築，是適應下層構造的需要而產生，且隨下層構造的變動而變動。生產方式不斷地在變動着，其起因是生產工具的改良；生產工具的改良，當然引起生產力的變化；生產力的變化，又引起生產關係的變化；生產關係的變化，終於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築」就不得不隨之變化了。不過，生產關係的變化，由舊的過渡到新的，並不是一帆風順，通常要經過革命鬥爭來實現，這就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但是今日人民日報另有一套說法，現在它似已承認（一）要消滅舊的思想體系，需要很長很長時間，似乎今日毛匪的社會經濟制度，并不能改造人的靈魂，影響人的思想；（二）思想，對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起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起決定作用，那就是人的意識形態，可以影響經濟制度了。（三）「私」字的利己主義，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毒菌。這些理論，自與原始的馬列主義不符，因此，匪紅旗雜誌，于十五期發表「大立毛澤東思想偉大的革命」社論，對「門私批修」在思想意識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上，更有所辯白。「紅旗」認爲毛澤東曾用澈底的唯物辯證法，對思想因素在歷史進程中的能動作用，有過最深刻的闡發：

「毛主席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作出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毛主席在歷史唯物論問題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括。毛主席在『矛盾論』中非常重視精神的東西的作用。他說：

毛共新「戰略部署」與「門私批修」的研析

「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已定的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我們承認整個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毛匪這樣地大搞思想改造，辯證的運用這些詭辯，是令人昏盲的。有人早已指出毛共是十足唯心論者，因此「門私批修」成爲必然！毛共今天「門私」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作用，以解決當前「文革」難題，但爲將來「共產社會」的實現鋪路，似也屬意料中事。因爲人類到了真正的「無我無私」才能進入這個，勞動相共，生活相共，需要相共，妻子相共的烏托邦社會。一切社會的上層建築，既不需要，也同歸于烏何有之鄉，大家共營一種蜂蟻式的社會生活，才算是赤裸裸地的「無私」！

（二）「門私批修」兩者間的關連

「門私批修」本來是分開的，一是思想意識的鬥爭，一是政治行爲的鬥爭，但今天毛共把它連繫起來。除了林彪的僞國慶的講話中，已經提到過外，匪解放軍報于十月七日發表「批修必須門私」社論，有更暴露的申述：

「『私』字當頭，就不可能認真去批修，『私』字門不掉；『修』字就批不倒。帶着『私』字去批修，就沒有正確的立場，沒有明確的是非標準。就會左右搖擺，分不出青紅皂白，劃不清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修正主義的界線，劃不清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界線，劃不清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界線。帶着『私』字去批修，打倒了奴隸主義，就會出現了無政府主義；打倒了宗派主義，就會出現新的山頭主義，那只能是用資產階級思想的這一形態代替資產階級思想的另一種形態。帶着『私』字去批修，不僅不能把修正主義批倒，而且自己還有可能滑到修正主義的道路上。『私』字和『修』字，都是利己主義，在資產階級世界觀是共同的。不能設想，坐在『私』字這條板凳上去批修，能把『修』字批倒，批澈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同時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這是一場世界觀的澈底革命，是一場改造人們靈魂的革命，是一場破私立公的大革命」。

這一段話，已經够明白了。毛共自從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同時在思想教育上加強毛著「老三篇」的學習（註見拙著「匪情月報」十卷七期），千言萬語，一句話，就是要求年青的一代「鬥私鬥我」。在毛共認為人們鬥掉了「私」，才能相「共」，忘掉了「我」，才能有「黨」。代表黨是誰？支配「共」的又是誰？無疑是毛匪澤東。人人要做新愚公，要做沉默而毫無反抗的現代奴隸。然後毛匪可以「掀髯微笑」，大唱其「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遺憾的是毛匪十八年來，在大陸推行的思想改造，無論對黨外的鎮壓（有過三大改造），黨內的整肅（有過三次政治大整肅，五次文藝整風）却都不足以滿足毛匪之「私」，因而爆發這次既是思想鬥爭又是政治鬥爭的「革命」。

毛共過去所搞的「鬥私鬥我」，學習「老三篇」，只是當一種符咒來唸，當一種歌曲（有些詞句譜成詩歌）來唱，以為這樣，可以深入工、農、兵羣衆中，起某種作用，「化精神力為物質力量」。而今日大目標是「批修」，大門毛匪的政敵，因而毛匪執一刀而具雙鋒，進一步要求人們既要鬥人又要鬥我，既要革「反動份子」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這實是毛匪的幼稚的幻想。

毛匪眼見人類的「私有」（佔有慾）「私心」（意志的自由）是資產階級產生的土壤，是共產主義的死敵，却難以鬥倒它。即以這次「文革」來說，一切混亂的總因素，就是一個「私」字在作怪。打倒了一個開「修」字店號的劉少奇，恐怕另一個開「私」字店號的劉少奇又會出現，這于毛匪的遠程目標的妨阻，先後又有什麼分別呢？所以毛匪的苦痛處在此。

任何人無法設想，毛匪有此魔力，可以把人類之「私」鬥臭鬥倒，然後實現毛記的共產主義。蘇俄是老牌子奉祀馬列主義的國家，建國五十年，所以還未能真正實行共產社會，而改持「修正主義」，特對人類之私，無能為力耳。

人類之有「私」是社會進化的結果，也是社會進化的動力。若干年月以來，已成爲人類的天性。不是可用筆墨文字，可以否定取消的。毛匪不從調整「公私關係」，調整「個人與社會關係」着想，却盲然抱住馬克斯「消滅

私有財產，消滅私有觀念」這塊死靈牌不放，它必然會被「人民汪洋大海」所淹沒，是無疑問，不過這樣一個幼稚無知的狂人，在人性面前，實在是可笑也復可憐。

（三）「鬥私批修」成爲「有的放矢」

毛共一貫的作風，無論是喊口號，訂綱領，開大會，總是「有的放矢」的。「鬥私批修」這一句具有綱領性的口號，對當前「文革」情勢，若干政治問題的解答，是有幫助的。很顯然，當前毛共是要「鞏固和發展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的，以便更順利地完成違反奪權的前後階段。

所謂「革命大聯合」問題，其所以不能停止「內戰」進行組織與行動的聯合者，當是一個「私字當頭」。由于羣衆力量，不能有效地集中使用，「批修」也就顯得再衰三竭了，毛共爲了改變這一情勢，「鬥私批修」成爲當前的中心任務。匪人民日報十月五日，對此問題，有一清晰交代，它說：

「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爲了把這場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發動億萬羣衆，以毛澤東思想爲武器，更廣泛更深刻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以中國黑魯曉夫爲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倒批臭。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結合本單位的鬥、批、改。鞏固和發展革命大聯合，三結合，澈底肅清在各個方面的修正主義流毒。爲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必須用毛澤東思想克服我們隊伍中的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和實用主義，掃除妨礙政治鬥爭任務完成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我們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派，每一個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當作革命的一份動力，又應當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對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鋒，又要做鬥私的鬪將。如果不鬥私，不革自己的命，那麼批修也是搞不好的」。

毛共的死文字，并不能統治活人，大聯合已經喊了十個月，而「革命羣衆」「紅衛兵頭頭」，却一再拖延，懷疑，另有自己的算盤，不能聯合，不敢聯合。

據敵後消息顯示，不少事例是如此的：

（一）「一些人數較多的組織，有人認爲『我們人多勢力大，有你沒你沒關係，要聯合你就得向我靠攏』。一些人數較少的組織，有人怕被吃掉，說

什麼「要聯合就得有我一個席位」。也有一些組織裏的人，認爲自己造反早，功勞大，不能和對方聯合，要聯合就以我爲準。

(二)「有的大聯合，只是組織上的聯合，沒有思想上的聯合，他們一忽兒極左，一忽兒極右，頑強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思想上懷疑一切，排斥一切的影響，還沒有清除，對大聯合怕這怕那，畏首畏尾，左顧右盼，憂慮無窮，既怕被敵人吃掉，又怕名落孫山失去了職位。

(三)「有的人，一談到聯合，就要以我爲核心，以我爲主，唯我獨左，唯我獨尊，順我者就能進來，不順我者，就一脚踢開，也有人把小山頭守得牢牢的，只顧自己小團體利益，不注重整體利益，表面上不是爲個人，實際上是「不願丟掉過去那塊舊招牌的個人主義。

(四)「不少羣衆組織的頭頭，提出種種理由，強調『情況特殊』，『沒有條件』，不能搞大聯合，實際上是故作姿態，討價還價，不願立即實現大聯合，因而這些單位進展得不快，或者是聯而不合。

(五)「還有個別組織的頭頭，忙於當欽差，他們并不關心大聯合和大批判，而是東倒西歪，信口開河，支持一派，打擊一派，或者揭瘡疤，算老賬，洩私憤，鬧意見，專抓別人的辮子，誇大對方的缺點，起著破壞大聯合的積極作用」。

到目前爲止，大陸紅衛兵兩派之間的內戰，仍未停息，毛匪所提大聯合，如無成就，不僅直接影響到奪權鬥爭的繼續前進，即令奪權到手的地區，也將喪失其成果。

(四)「門私批修」中幹部的認錯與學習

毛共當前奪權問題，除了搞大聯合外，就是「三結合」了。三結合中，軍隊的代表，較易產生，幹部的代表，却難于「亮相」。因爲在紅衛兵初期，對幹部的打擊面太大了，幾乎是「人人有罪」受到紅衛兵的批鬥。這些幹部，都有「怨、怕、怒」三種不同的情緒，表現在消極的「就下不幹」或積極的反攻反撲上。今日毛共想收縮打擊面，就不得不出于安撫與籠絡的手法，信言只要幹部認錯，或進學習班，從頭「洗掉頭腦中的污渣濁水」就可「過關」。「門私批修」也具有這種作用。

匪解放軍報十月三日發表「以門私批修爲綱加強幹部教育」社論說：

毛共新「戰略部署」與「門私批修」的研析

「以門私批修爲綱，加強幹部教育，要靠自己教育自己。按照『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公式，黨前後，治病救人。對於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通過自我批評，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改造自己，肅清修正主義的影響，改造世界觀」。

除了「帶着花崗石頭腦去見上帝的人」以外，今日毛共態度已見和緩，認爲都可加以改造。由於林匪彪的號召，毛林派已經着手在各地區大大地開辦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爲改造幹部之所。

據毛共報章透露及敵後消息，目前已有浙江、山東、青海、河南、貴州、江西、內蒙及北平上海等地，已出現學習班，其情況大體如此：

開班原則：由各省市各級革委會，或各系統的羣衆組織，或各機關、學校、礦廠、企業單位，在節約原則下，均可開辦。

目的：通過活學活用，以門私批修爲綱，狠抓私字，改造世界觀，要求改正錯誤，放下包袱，實現「大聯合」與「三結合」。

學習人員：在各單位犯過錯誤，或未犯錯誤的幹部，及組織的負責人，均應參加。已經定爲「走資派」或被打倒的當權派，暫不列入。人數自定。

學習時間：每星期至十天，半天學習，半天工作。

學習內容：大體上分爲三部份，一是學習毛林兩匪最近有關「門私批修」講話；二是毛匪「老三篇」；三是有關毛匪幹部政策語錄。

學習方法，自學爲主，學用結合。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問題，亮思想。有條件的單位，可請當地駐軍派人輔導。

這些「學習班」，很難想像有實際的效果。十八年來，毛共在思想工作，不能說用力不大，推行不力，而今日七天、十天爲期的「學習班」，就能令人脫胎換骨，成爲「新人」？

不過「學習班」作爲毛共「奪權」受阻，以「文鬥」收場，作爲反毛幹部，學習認錯，自行轉圜，是有作用的。「學習班」只是如此而已。

四 結論

近一個月以來，毛共的宣傳機器，大大開動，爲「戰略部署」而歌頌，爲「門私批修」而推展；爲「學習班」而鼓動。雖屬如此，當不能救毛共之

(下轉第66頁)

北韓之金匪日成、北越之胡匪志明及古巴之卡斯楚未親自率團參加外(阿爾巴尼亞共黨正式拒絕參加)，其餘各國共黨頭子大致均已到齊，計出席二日以後各項紀念活動者，有九十五個國家之共黨、左翼黨派、民族解放運動之代表團，人數達六千人之多。

關於毛、金、胡、卡四匪在如此「盛典」之日缺席一節，除毛匪拒不參加之原因為衆所週知——根本不承認莫斯科有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之資格，并且認為莫斯科如此大張旗鼓紀念此一節日，是旨在實現「反華」、「反共」、「反人民」的美蘇勾結外，至於金、胡、卡三匪祇派代表團而不親自參加之背景，儘管國際間非常重視，而且揣測甚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毛、金、胡、卡四匪不去莫斯科，係偶然巧合，並非先有協議。——毛之不去是堅持反蘇立場，金、胡、卡之不参加却不能認為親匪。

總之，蘇俄此次利用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慶典所作為之對外組織活動，雖不十全十美，但不能說毫無成就：醞釀數年之世界共黨會議，達成初步協議，定於明年二月先在布達佩斯舉行「協商會晤」，交換召開共黨國際會議意見，如從匪俄鬥爭的角度上看，不能不說是一次勝利。

蘇古關係微妙

此次莫斯科舉行的十月

革命五十週年慶典揭開一項祕密，即蘇古之間的關係，已至非常微妙的程度。卡斯楚既不親自率團前去祝賀，也不派一個一等角色代表他自己，結果派了一個二流角色的衛生部長前去，這未免有使莫

斯科難堪。

卡斯楚所以如此作法，我們在前面業已說過，并不意味又從親俄轉為親匪，但也不意味他要反俄，而是作一個姿態，使莫斯科進一步知道，他并不是一隻省油燈。

卡斯楚對蘇俄的不恭順立場，并不自十月革命慶典始，本年八月八日卡斯楚在拉丁美洲共黨革命會議席上，已公開暴露其對俄不受拘束的態度。

我們知道古巴的經濟直到如今也未做到不仰賴外來的援助。這個美國後院的共黨小國能維持到現在，一向是靠盧布的支援，據說蘇俄這個包袱一天要一百萬美元的負擔。現在卡斯楚居然公開暴露其不馴立場，而且進一步與莫斯科為難，是不是它在經濟上已不再仰賴蘇俄呢？答案是肯定的。

蘇俄的對外援助，正如毛共的宣傳所說，不是援助受援國家，而是援助它自己，「如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它將價值三十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及經濟援助給與古巴，是要通過貿易還債償還的。蘇俄的貿易毛共的宣傳也有定評，即高價賣出，低價買進，因此，蘇俄可藉三十億美元的援助榨取這個共產小國兩倍或三倍的「傳統輸出物資」。卡斯楚反對蘇俄此種經濟榨取政策，為了抵制莫斯科的自私，轉向西方國家謀求貸款。據悉：

法國批准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准許卡斯楚購買法製的開山機、巨型卡車及其他機器；英國保證以一筆數目龐大的貸款給予古巴，使它能使價購四千萬五千萬美元的一間肥料製造廠；西班牙的貸款更大，數達五千六百萬美元之鉅；義大利的貸款最少，僅一千萬美元，供古巴購買肥田粉之用。據美國方面分析，卡斯楚得自西方的貸款，除法、英、西、

義四國約一億五千萬美元外，并從其他歐洲國家得到約一億美元的貸款建議。——卡斯楚因為有了此項外援之故，所以才敢於對莫斯科一再作出不馴的表示。

但卡斯楚大量利用西方國家之外債，以及派遣一個二等角色令莫斯科難堪，絕不表示古巴要同蘇俄分道揚鑣，走向資本主義一邊，而是給蘇俄的賞頭一棒，促其覺醒，放棄對「兄弟國家」榨取的政策。同時，蘇俄的警覺性一向甚高，見微知著，它不會因卡斯楚派遣一名衛生部長而憤怒，它要積極調整自己對古巴的政策，雖然它是一個小國，但是這個小國同自己站在一邊，遠勝於它倒在資本主義國家和毛共的懷裏。故蘇古關係目前的微妙，是過渡性的，不會固定下來的。

——上接第53頁——

窮！但預料造反奪權的鬥爭，從「武鬥」拉回到「文鬥」的軌道上來，從「中央」深入到「基層」的組織上去，似無疑義。從表面說，毛共對羣衆組織，利于聯合，而不利于分散，倘使大陸人民反共思想仍在潛滋暗長，有這樣一個「聯合形式」，也未嘗不是有利的。水可載舟，也可覆舟，不是這個道理嗎？

毛共在思想鬥爭上，與人性為敵，其失敗是可以預期的。俄共革命五十年，還在開修正主義；毛共偽政權才十八年，在中國傳統的文化陶冶下的自由氣氛，遠超過于斯拉夫民族，毛共何不自量乃爾！當然這是毛共的狂妄。「鬥私批修」為毛共走更左的路線找理論根據，似也無疑義，現在所謂的「教育改革」大專院校變成「公社」已開其端倪了。

(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脫稿)